

第二章 泰华农民小说所反映的农村社会早期的问题

泰国以农业立国，农民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农村社会却充满着多种多样的问题，甚至有的人认为泰国农村社会体现了国家的病态。因此，描写农村题材的泰华作家，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各种问题的小说，如：农民苦难的生活，自然灾害的破坏，头家的残酷剥削，官方政府的欺压，妇女受着践踏，农村教育的落后等等。这些作家都以敏锐的笔触广泛、深刻、全面地表现农村中真实的各种问题，表达作者对农民的同情，为农民呼吁，唤起社会的良知与重视。

第一节 苦难生活

苦难贫穷往往与农民相伴随，人们提起农村社会总容易联想到困苦与贫穷。农民贫穷苦难的生活成为泰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以农村为创作题材的许多泰华作家，反映了泰国农民生活的凋敝和困窘，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为贫穷的农民呐喊。

不少作品从刻画农民的肖像入手，描写了他们生活的苦难。《穷人》写一位农村妇女：“一个蓬头垢面，又瘦又黑的妇人，那像是旱田干裂的田地一般布满皱纹” [1] (P15)。又如，《逃荒》中描写一位农妇娘绿：“娘绿产后那苍白的面色充满了悒郁，由于缺少营养，两颧突出，脸颊显得格外瘦削” [2] (P14)。

《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描绘了作品中我的爸妈：“爸妈已是近半百的人，现实这块烧红的铁，灼得他老人家皱纹满面。” [3] (P33) 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刻画了农民乃宋：“这个四十余岁的中年人，恐怕这大半天来未曾洗过脸吧，被猛烈的阳光晒的又黑又皱，干得发黄的头发蓬乱地，须边的毛发湿透了汗水，黏贴在皮肤上，就像刚冲过凉一样。他的黑色长裤沾满了尘土，差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3]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不多要变成灰色了。赤着的双脚，趾缝间隔得开开地，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双底皮很厚的脚。” [1] (P3)

显然，农民都有共同的外形特征：满脸疲累，身躯垮塌，状态麻木。他们愁苦的外形都是由长久遭到生活上种种的苦难与折磨而形成的。作家把泰国农民的苦难人生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向社会控诉他们的痛苦。

还有一些作品描写了农民每天顶着炽热的太阳而辛苦劳作的情形。如：巴尔《沸腾大地》写道：“红太阳已经升高。炎阳当空，阳光好比一枚枚锥子，向裸着背脊的人剧烈猛刺。但为了今年的收成，人们还是忍耐着灼热的痛苦，一步一挨地赶着耕牛在烈日下操作、犁田。” [2] (P8)还有不少小说也有此类的描写，如陈博文《大地之变》、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等小说。泰华作家以这种画面的描绘，展现了农民苦难的生活，表达作者对农夫们辛苦劳动的同情。

虽然，许多泰华作家都常在其作品中展现农民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地工作的场面。然而，这些作品也同时表现他们农夫们怎么辛苦劳动干活，却仍然无法改善生活，他们的生活还是十分的困难、痛苦，甚至日益贫穷的残酷现实。尽管现在人们可能拥有更多的东西，但农民连日常生活所需的简单“四资具” (Four Requisites, 乃指饮食、卧具、衣服、医药)也匮乏不堪。

一、食物

虽然食是农村社会首位的经济主体，提供给泰国全国人民。按理，他们应该不但吃得饱而吃得好。然而，他们却是全国最吃不饱、吃不好的人们。很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均表现了农夫们生活上常常食不裹腹的悲惨现象，如：刘扬《穷人》、《黎明前》、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林文辉《金银树》、《冷月孤灯照渔家》，巴尔《沸腾大地》，饶公桥《煲猪脚与叉烧肉》等小说。

《穷人》描写着一位农村妇女来向“我”（头家）买一只腐烂发臭的死鸡。“我”一想到这只发臭的死鸡，就像误吞了老鼠屎一样想法吐出，但他们穷人家却吃得津津有味。从这里的表现，读者可以看得出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们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一看就发呕的食物，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本作品还写道：这家农民，不但平时没有吃什么好鸡，连吃这样腐烂发臭的死鸡的机会也没有，要在其丈夫病重，临死的时候，才买得吃。这位妇女有一次连买这些“我”家用来供食鳄鱼、腐烂发臭的死鸡的钱也没有，要先向“我”赊。正如这位妇女向“我”的苦诉：“头家，生为穷人，有什么办法呢？生为穷人真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难！” [1] (P18) 这就是他们农民别无选择的悲惨命运，也是作者为农民向社会的控诉与呼吁。

作者还描写“我”的感叹：“在这鱼米之乡，竟还有人为一只鸡发愁” [2] (P16)，表现作者对农村悲惨的生活感叹。作者所反映的这句话并毫无夸张，因为贫穷农夫们都常常为此发愁，充分地体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黎明前》与《冷月孤灯照渔家》也均证明了这一点。

《黎明前》描写着贫穷农民女儿伊登与富裕头家女儿索尼对死牛的争论：

“埋掉？多可惜！你家难道不吃牛肉吗？”

“吃！死牛也能吃？”同样大出索尼意料之外。

“怎么不能吃？死鸡都可以吃，死牛怎么不能吃？”

“真的？”索尼眼睛瞪得大大的，显然非常吃惊。

“当然是真的。”伊登证实。

“呵，难道不怕中毒！”索尼担心。

“不会的。”伊登接着大胆提出要求：“如果抬去埋掉，送给我可以
吗？” [3] (P72)

这反映了农民悲惨的命运。

本作品还写乐头家女儿索尼，要几只活虾来养在玻璃箱里，作为欣赏之用，而贫穷农人伊登每天凌晨在冰冷的海水捕些鱼虾，但她能尝着自捕来的虾子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两者进行比较。由此反映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一步衬托出农人苦难的命运。

《冷月孤灯照渔家》也证明这一点，作品中写着：

“原来垃圾桶旁放着一只折了脚的小铁架，铁两手紧紧握着好一会，生怕给人抢去似的，脸上展出无限高兴的笑。

他抽起大铁盖，一股臭气冲鼻而起，他屏住呼吸，熟悉的翻检，认为有用的都捡出来。

“咦！这是什么？”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3]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呵！一袋鱼肉？……这袋鱼肉，拿来经酸辣，多么可口，弟妹一定抢着……”他不由吞着口水。” [1] (P121-122)

这是多么悲惨的场景！农夫们争相抢着被丢在又臭又脏的垃圾桶里的残食，真是让人感叹，令人同情的画面。

本作品也动人心魄地写着贫穷农家小孩铁的感叹：

“爸爸天天捕鱼，捕的都是又活又鲜的鱼。爸爸天天都拿去卖钱，没有留下吃的鱼。偶尔吃到的鱼又小又没肉，从没有吃过这么大片大片的鱼肉。”

[2] (P122)

身为渔夫的人，天天捕鱼，按理，他们应该常常享受鱼肉的美味，但实际上，他们却难得有一次吃鱼肉的机会，所吃的也是又小又没肉，不可称鱼的，真是一个多么不合理的残酷世界，也真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苦难命运。

同时，作品还写道：“他们竟丢掉这一袋鱼肉？不感到太可惜吗？唔，这么臭，酒楼里的人不吃臭鱼的” [3] (P122)。由此，反映出他们农人与酒楼上的人的贫富之差，生活水平之距，酒楼上的人们敢乱丢这些鱼肉，但他们农人连想吃这些鱼肉也都不敢，更衬托出农人人们生活上的苦与难。

《沸腾大地》中描写农夫乃良家里秧稻种米，但作品描写着其家里却缺乏糯米，妻子女儿为糯米发愁，要向别人借糯米的画面。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出农村人们生活上常常食不裹腹的状态，如：《沸腾大地》与《金银树》。《金银树》中有述说，胶农人家因生命的逼迫常常吃白粥。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地描绘挨饿的情况，但由此读者可以联想，白粥能填饱肚子吗？尤其是整天辛辛苦苦工作的农民们！当然不可！而《煲猪脚与叉烧肉》并证明这一点，描写老陈对自己昔日割胶工作的感叹：“唉！割胶，是食不保饿不死的工！” [4] (P153)。同样，《生活在东北线上》也描写东北人们因饭不足饿，常常到老远的地方去找野生的植物如蜥蜴、昆虫等来做配料。这都体现出农民们食不裹腹的悲惨现象。

二、住所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许静华主编. 泰华短篇小说集 [M]. 泰华写作人协会出版, 1989.

住所是人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之一。住所基本上是人们遮风躲雨、匿身自保、棲身立命的地方，因此，人们总把住所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虽然有的人们对住所要求日益精细花巧，甚至近乎画蛇添足，但是还有一些人连一个最简单的住所都还没有。这一些人，在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里，则是农民。有不少此类小说都反映出农民连简单、朴素、适当的住所通常还得不到，为他们苦难的生活感到悲哀，如：刘扬《穷人》、巴尔《逃荒》、林文辉《金银树》等小说。

《穷人》里描写作品中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一位农村妇女的住所的画面：

“她家就在农场隔邻，在莱半土地上建着十多家破烂的小茅屋，娘针巴家更是破烂不堪，坑坑洼洼的地面是垃圾，酒瓶和人畜的粪便，每跨一步都要看得很准，当登上高脚厝，更是感到提心吊胆。” [1] (P19)

农民的住所如此破烂，不知何时跨倒。这种破烂不堪的地方可以成为住所吗？对一般人来说，一定不可的！但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这种破烂不堪的地方可以提供给人们遮风躲雨、匿身自保、棲身立命之感吗？对一般人来说，一定不可吧！但对农民来说，则是无选择余地的！他们的生活之所以苦难、悲惨，这就是本作品所要体现的。

本作品还描写着作品中的“我”对他们苦难生活有这样的感觉：

“凭印象只知他们生活，但也没想到他们的境况会凄凉至此，心里像是灌满了铅块一样有说不出的沉重。” [2] (P19)

本作品以“我”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他们虽然知道农民的生活是苦难的，但他们却对农村知道得很少，无法想象到农民多么的苦难，同时也表达作者为苦难的农民表示同情、悲哀，为农民呼吁。

本作品也体现出连他们农民们最后一个住所也无能得到。作品描写这位妇女的丈夫死后，家庭无钱，不能为他造个此生的最后住所的棺材。因此，这位妇女只好来向“我”请求施舍，拿走了几片木板，来自做棺木。连自己最后栖身之所也都没有。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同样，《金银树》中也述说着林忠与其母亲对其破烂房子之担忧的对话：

“这间四十多年的老屋，经过修理，盖上铅片至今，也有十多年了，是否顶得住以后的烈日狂风呢？”

一提起老屋，忠妈就嗟叹不已。

“你爸在世的时候，时时为这老屋担忧，希望有日重盖一间新屋，才免忧风雨。可是生活总这般苦，一天挨过一天……”忠妈说到这里，眼眶已泪湿。[1] (P92)

《冷月孤灯照鱼家》中的一家渔夫的住所都是“捡拾人家抛弃的破铁片旧木板凑成的……。”[2] (P118) 作者以此为苦难的农民们衷心呐喊：这样建造的屋子可以称为住所吗？这样建造的屋子可以住得住吗？这些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乃是他们没选择，是命运迫使他们，是苦难支配他们，这就是他们悲惨生活的体现。

还有，一些小说甚至体现出农夫们连自己的住所也都没有的悲惨命运。例如：《逃荒》里也描写着农人乃玛一家，因命运的迫使，最后无家可归，流浪于广大城市里。本作品的最后，虽然乃玛能临时投诉于一所佛庙，暂时有了一个住所。但是，以后的生活会如何呢？以后能不能真正的有自己的住所？虽然本作品没有表明，但读者可以想象到，一定不会很好，甚至极其惨的，一定不会得到。

同样，《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也描写割胶农夫们一家人，他们每天辛辛苦苦为别人的田地割胶，别人驱逐他们时，只好默默地离开：

“这就是人生，割胶工人的生活，在这个地方居住一段时期，然后再搬到另一个谋生的地方去生活。像一片浮萍！”[3] (P43)

这是命运的安排，生为割胶农们没有选择，一生无固定之所，一生漂流各地。本作品反映出这些割胶农民们一辈子连自己一间固定的住所也都没有，向来只好在别人的住所投宿，流浪无定，充分体现出农民生活的深刻苦难。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还有,《巴塞河畔》中亦描述乃趋的一个希望就要买些白铁片和木材修补其简陋破旧的茅屋,但他最后不但没有修补那间简陋破旧的茅屋,反而那间简陋破旧的茅屋也没了。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人们的住所是一间不适当,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农民连保护自己破旧住所的力量也都没有,充分表明他们生活的苦难。

三、衣服

衣服被列为“四资具”中之一,因为它是覆身体、蔽形骸、御寒暑、防外略之物。然而,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衣服不该列于“四资具”之中,因为衣服没有比“食”、“住”、“药”等重要。泰华作家也可能同意于此,因此反映农民关于“衣”问题的作品少之又少。然而,反映这一方面的泰华农村题材小说也写到了农民的褴褛衣着。

《生活在东北线上》描写了乃宋与其儿女的服装:“他们都穿着不大称身的衣服,都很脏。”^[1](P4)乃宋所穿的鞋子也是一双趾缝间隔得开开的。人们一般认为服装可以表露出人们的职位与生活状况。这种思想当然也带有真实性。本作品所描写农村人们穿着这样衣衫褴褛,衣不遮体的服装,由此可以表露出他们低落的职位与贫穷困苦的生活状态。

四、医药

人总都会生病,因此人需要医药来治病。但是,要得到医药治病的话,还需要金钱来。对于贫穷的农民们没钱的人们,他们之所以因没钱治病,只好默默地忍受着病痛,默默地死去。从而,泰国社会里有这种“没钱,等死去吧你”之类的话。这种现象,在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里得到反映,如刘扬《穷人》与《黎明前》。

《穷人》描写着一位妇女的丈夫因公受伤,到医院住了几天,因头家给补偿的钱完了,只好回家静养。回到家,因为其丈夫本就得胃病,重病加伤,病得更重,一直痾血,又没有钱找医生。因而,他住在家里没几天就病故了。人总会生病,但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他们这种贫穷农民家庭是无法承担的,所以只好在家里等死的。同时,本作品也反映出社会上一种悲惨现实,医生说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但他们与医院却要交钱再治疗,没钱治就回家等死吧的现实,总让人想不明白,让人为贫穷苦难的农民人家充满了不解和愤愤。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同样，《黎明前》也描写伊登家里本来有十个兄弟姐妹，现在存下的只有五人。其中有的因病，乏钱医治而死。而本作品中现在还活的伊登二姐，可说是最惨，小时因病，留下了后遗症，话讲不清，痴痴呆呆，像这样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女儿。这一方面反映农民的生活就这样苦难，是贫穷迫使他们致死，忍心活着受罪，一方面证明“没钱，等死去”的残酷的社会现实。

总之，泰华作家在其农民题材小说里，以农人长久受苦的外部形式，农人工作困苦的描写，以及农人生活上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简单“四资具”的表现，并加以作家不时对农民同情的介入，深刻地反映出农人生活的困苦、贫穷、悲惨。

第二节 自然灾害

农村社会是个依赖自然界的社會，因此农村人们常常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自然灾害对农村人们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力通常极大。在许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里，读者常常看到的是自然灾害对农民财产、生命、农物的严重威胁，从而体现了泰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泰华农村题材作家常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泰国农村社会，无论哪一个地区，常发生种种自然灾害。读者最常见到在农村社会开闹的自然灾害，乃是旱灾。农村社会一片枯萎的秧稻树木、干裂的土地田园、干燥的山坡，枯竭的河水的画面，常常浮现在读者的眼前。如林文辉《赤贫儿女》中描绘着：“田里园里的水已干涸，有的呈现裂纹。满地草地成枯草，小树已枯死，大树也挺着半焦老叶，奄奄一息了”^[1](P75)。这种类此的画面常常在许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出现，如巴尔《逃荒》、《沸腾大地》，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邓澄南《巴塞河畔》等小说。

水灾的破坏场面也常常成为农村题材小说所描绘，如巴尔《沸腾大地》、林文辉《赤贫儿女》、徐南君《患难见真情》等小说。作者徐南君在其小说中刻画了水灾带来了一场混乱洪荒的场景：“天老爷一直沉着脸，狂风催着大雨倾盆。一下了雨，便日以继夜得下了三天三夜没有歇过。我望着窗外的菜园，开着花的菜豆，因为几天来都淋着冷雨，也已朵朵凋落，如今雨水已淹过菜畦，浸上根部已有几寸，看来活不成啦！四十多天的耕耘就此付之东流，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面胶园的胶树七歪八倒，一片凌乱，鸡大部分也给压死和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浸死” [1] (P179)。《赤贫儿女》也同样描绘农村人们面临灾难的发生，造成他们生活上的极大损失：“第二年，又有逢暴雨狂泻，一连多天，造成山洪氾滥，人畜、房屋、财产损失浩巨，灾情历来罕见。” [2] (P77)

还有，一些作品也描写自然动物如害虫给农民带来的场场混乱灾难，如：邓澄南《巴塞河畔》、毛草《世界无恨》等小说。毛草在《世界无恨》中非常仔细地描绘害虫给农村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们园里种的青菜，正在旺盛长大着。忽然不知道哪里飞来一群害虫，降落在茂盛的菜畦里，不到几分钟，五六畦大白菜都被啃嚼个干干净净。” [3]

同时，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也生动逼真地描绘在农村社会里不时发生的一个短促而过，但占有巨大的破坏力的自然灾害，再次展现了自然灾害的极大威胁力与损害力：

“东北的天气与其他地区有些不相同，在烈日如火，晴空万里的中午，热得叫人汗流浹背，气呼呼地找地方躲避，忽然天空出现一朵黑云，逐渐扩大，扩大，继而刮起热风来，渐刮渐急，接着尘土与干草被吹离地面，在半空中急速旋转，飞扬。

在尘土飞扬的时候，天空倏然亮光一闪，然后一声巨响，从干燥的田地里爆炸起来。这时候，不管人畜，要是在爆炸地点经过，便会被烧黑了皮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分是当场丧命。” [4] (P2)

除了体现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多种多样自然灾害，以上的小说也都展现泰国农村社会，无论哪一个地区，无论中南东北，都同样遭到自然的损害力。如：林文辉《赤贫儿女》描写一个南部村庄，巴尔《沸腾大地》与《逃荒》则描写着东北部村子，邓澄南《巴塞河畔》则描写中部一个村落，但无论哪一村庄都同样遭受旱灾的严重破坏力。又如：巴尔《沸腾大地》，林文辉《赤贫儿女》，与描写南部农村的林作明《雨夜凶仇》都相似地面临水灾的损害力。由此可见自然灾害是发生于泰国遍地，同时这也是泰华作家向泰国社会提出自然灾害的问题是总社会共有的共同的问题。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毛草. 世界无恨[M]. 泰华文学四十八期[J],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2008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同样，这些小说也反映出泰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是偶发的，而是普遍的，农民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力，是一年复一年、一季复一季地发生。《巴塞河畔》中，农村两年来不是天旱，便是蝗虫侵害；《逃荒》中，乃玛的家乡两年来风不调雨不顺，熬过了一个旱季又一个旱季，而这一年也又要挨着旱季；《沸腾大地》描写乃良向天上哭诉：“天啊！水灾才过去，旱灾又接着来，这要怎样过活？”^[1](P3)。表明了自然灾害是一致使农民的困苦不断地延长下去，展现出自然界对农村人们的残酷。

以上所述的作品均体现出种种灾难给农村人们财产如房子、畜牧，尤其是农产，把他们辛辛苦苦、劳劳累累、关心关爱的种种农产都给毁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些作品除了体现灾难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具体损失，还展现这些灾难给农村人民精神上带来了极大冲击，熄灭了他们的希望，以及显示出灾难后造给农村人们未来特大的破坏，毁灭了他们前途的生命。

林作明《雨夜穷仇》与巴尔《逃荒》均惊心动魄地描绘自然灾害地带给农民精神上的打击，打破了他们一场一场的美梦，反映出自然界对农民无情的悲惨情景：

《雨夜凶仇》中写着：

“好景不长在，好花不常开，在求生的日子里，要是你就是贫苦的人家，那么你就最害怕天灾人祸降临到人间来！”

这一年的泰南，不幸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当然，空打村也在灾情的漩涡里！可怜那些插秧了的禾稻都枯萎了，农人的希望是完蛋了！唉，这一场旱灾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血汗，也吞噬了多少人的希望。”^[2](P171-172)

《逃荒》中写道：乃玛一家，两年来风不调雨不顺，熬过了一个旱季又一个旱季。他们的丰收到来的希望，能让全家人活下去，偿还两年来所欠的债务。“今年的收成，一家人的衣食温饱也都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消逝了。”

^[3](P11)

除此之外，这些作品均也反映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既剧烈又长久，致使农村人们的困苦一天又一天不断地演下去。如：巴尔《逃荒》描绘了乃玛家从第一个年荒，把家中的耕牛卖掉，一次又一次地把家里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变卖，免

[1]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得家人饿殍，吃西北风，直到最后也只好把自家的田地与房子都给卖掉，变成了无家可归，只好毫无分文地向着大城市投身。又如：邓澄南《巴塞河畔》描写了乃趋因村里常常一年复一年地发生各种自然灾害，致使玉米颗粒无收，生活陷于窘境，虽然乃趋懂得不该向剥削头家贷款，但因为自然灾害的逼迫，最后只好向头家盛贷款，把地契押，田地也被夺走。再如：巴尔《边民泪》描述了我的父亲由于家乡连年干旱，田地没有一点收成，最后只好忍心地把田地贱卖，向异地飘流。还有，《赤贫儿女》描写阿本自家的三菜园地，因前一年发生极大的自然灾害，使一年农产品失收，都给债主抵除去了。

总之，以上小说均反映了本已困苦不堪的农民在自然灾害威胁下孤独无助的情形，从而导致农民处在贫困线上，这是泰国社会的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节 头家剥削

农民的生活本就非常苦难，加上了自然灾害的威胁力，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苦难，还遭遇着头家们的残酷剥削，迫使他们走近绝路。农民忍受头家残酷剥削这样一种社会问题深受泰华作家的重视。如陈博文《大地之变》，林文辉《赤贫儿女》、巴尔《边民泪》，邓澄南《巴塞河畔》，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林作明《雨夜凶仇》，刘扬《心血》，黄重先《灾难》等。

有一些作品描写农民没有自己的田地，在头家的田地从事耕种，而他们流尽血汗干活的劳累收成常常都归这些头家的口袋，致使他们生活无着，日益贫穷。

《大地之变》描写仓全和其邻居都从事耕种，田地却是租坤奎来的，不是自己的耕地，每年必须交纳租田费给坤奎。仓全与邻居每天辛辛苦苦在田地里工作，但是收成大部分都缴纳给坤奎作为租田费。有时，因发生自然灾害，使他们无法缴纳租田费。这时，“仓全一家人不过是不致挨饿而已，还背上一身债。” [1] (P6)

虽然泰国是以农业为立国之邦，但是大部分的泰国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田地，向来由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地主总是提供土地给农民租，没有直接投资生产基金如劳动基金、原料基金等。这样地主就可以避免任何损失的危

[1] 司马攻编. 陈博文文集[M]. 鹭江出版社, 1998.

险。相反，贫穷的农民却要冒着全部损失的危险，而劳动成果归入地主的囊中。农民长年辛苦，地主不劳而获。作家直面现实，关注资本家剥削下农民的悲惨境地。

《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描写胶农们在头家的田地上作农之苦。他们长久为头家劳动。但这一次因家里相连发生了种种事故，又遇到自然灾害，家人又受了重伤。导致工作出差，但头家却不问情由。作品写道：

“老板看了我们单车尾架上薄薄一叠胶片，脸色老大不高兴，说话也有点哽咽，难道是我们懒惰吗？但他不问这些情由，历年所知，他的脑子里装不进工人的原委，他只能装进“金钱”的数目字。” [1] (P40)

“老板以“割不完他的胶园”为借口，竟辞退我们。老板的“逐客令”一发，我们只有准备搬家，另寻谋生之所，胶林是他的，主权也握在他的手上，多说何用？

唉！生活在别人的地盘上，仿佛草叶尖上的朝露，清风一弹，就掉落地面了：割胶人真像草叶尖上的一滴露珠。” [2] (P40-41)

这就是在别人的田地上干活的农民们的命运，就像把其生命去寄托在别人的手里，他们几十年为头家辛辛苦苦地工作，一旦头家不要，头家凭借土地所有权，农民们还是不得不离，不得不走。头家的自私无情致使他们农民们遭遇更大的苦难。小说揭示了老伴头家唯利是图的本质。

此外，有的作品描写头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头家们为了使农人的田地落在自己手中，采取放高利贷款或其他狡诈的手法。当农民无法偿还时，便没收土地，将农民驱逐出田地，有时必须租田成为佃农。

《边民泪》中，我的父亲“受不了地主，债主的重利盘削，一气之下把祖辈留下的土地贱卖了，还清了债务。” [3] (P18)最后，漂流异地。虽然本作品没有详细地描绘头家如何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画面，但由此简单的叙述，可以带给读者大概的体会。

《赤贫儿女》描绘阿本一家人本有十四莱田地和三莱园地，三莱园地已给债主差拉先生抵除去了。“这一年更遭，家家叫苦连天。但是生为农人命，就要为农家生活。大家还是低头向富有刁钻的差拉先生借贷。大家就像砧上肉，

[1]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3]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任由他宰割好了。” [1] (P75) 阿本想起人家说其家乡所种的红葱头是泰国的光荣。但他却愤怒地感叹：“哼！光荣？光荣有什么用？并不是我们所能得益的。还不是阴益了商人和债主？听说今年农产又欠收……。” [2] (P70) 这就是农村人们的命运，他们所劳动的成果都被头家老财无情地剥削一光。

《巴塞河畔》中描写着：虽然乃趋懂得不应该向头家贷款借钱，其父亲临死也劝告乃趋：“不要和他人一样向头家们贷款，一分母一分息的贷款是会使我们穷中加穷的。” [3] (P26)。但是，因连年发生种种自然灾害，不得已地把地契作押，向头家盛贷款二千铢。乃趋虽然暂时过了眼前的难关，但更厉害的难关将来临。这一年，因果实丰收，乃趋把贷来的钱送还头家盛，竟发现自己已陷入了人家的骗局。他本来向头家贷来的二千株款，不认字的乃趋，让头家骗签上了一万二千铢的欠，无法还清，最后给头家霸占他的园地，其园地也变成了“头家盛的园”，迫使乃趋变成了一无所有，最后不知失落。

本作品还写：

“乃趋陷于受辱、威胁。愤怒的火花在他周身燃烧，热血在沸腾，冒火的眼光代替了懦弱的眼泪，不顾一切的想扑上去。

“你们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魔鬼，我什么都完了，我们来拼个死活罢！”

[4] (P31-32)

由此，一则体现头家狠狠地把农民们逼得上吊，二则展现了农民们极端痛苦的场面，更像被剜掉心头肉一样痛苦不堪，让人为农人忿怒、同情，三则乃趋暴怒的反映可说代表了作家对狼心的头家们的暴怒，表达了作者对狠毒头家的无奈与愤怒。

还有，《生活在东北线上》亦描述着：“何老板在这一带来往了三十多年，靠着农夫每年为他卖命赚了不少钱，以前兴起往沙特淘金热时，有不少人拿地契向他抵押，结果被冒牌公司骗了，三年无法清偿被抑低价格充了田地，田主变成佃农，向他租田耕种，在“自己的田园”上替别人流尽血汗，做得多心酸。” [5] (P8)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4]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5]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由此显示了极端贫困的农民们为了生存，为了交租、还债，还是不得不“卖”，不得不“卖”，变为佃农。虽然他们多么苦难地工作，但所有的利益最后却成为头家们的利益，他们生活之所以日益贫穷、苦难。这就是农人生活的悲惨现实。

同时，本作品也反映着头家心上充满着狡猾阴谋之心，为了霸占善良的农民的田地，表面温和、友善，内心里却阴险狡诈。《生活在东北线上》写何老板非常客气地对待乃宋，是因为他想要占领乃宋的田地。他常常有意假装帮助乃宋。但是，他一知乃宋要把田地来向他抵押时，虽然脸上挂着同情的表情，却暗自高兴：“这是自动送上门的羔羊，他一直等着乃宋拿地契来向他抵押，最好今年来贷钱几万铢，三年时光一晃眼就过去，害怕那二十莱田地飞跑了么？”^[1] (P17)

《雨夜凶仇》里也写着乃实因本村连年遭遇着自然灾害，自己也被分配征兵，所以把其田契来向村中大绅士乃良贷了款，以便维持其家人。但是，要向乃良借钱，乃实还需要先找他越先生替他说说情，而说情的代价乃是两百铢。然而，最后乃实值得五万多块钱的田地只能贷来五千铢的款而已。作品还写了乃良每月以收利息之便，以乃实远行之际，强奸了其妻子。乃实的妻子受不了这种委屈，自缢告终了这个世界。乃实的田契又在乃良手上，其妻子也被欺辱致死，变成了一无所有。小说写出了头家的狠毒残暴。

《心血》中也写着仑为了挽救其疼爱的牛儿目莉，以分期付款向头家甘兰买目莉。头家甘兰以情况之便，狡猾地把目莉的价钱从原来二千铢，升为二千五百铢。而善良的仑只好听从的。本作品还写着甘兰太太对甘兰把牛儿卖给仑很不以为然，因为甘兰太太担心会无法偿还。但头家甘兰说着：“我就是希望他没法还。”^[2] (P344) 因为头家甘兰想要占领仑三莱田地的地契。从此，仑一直忍受着甘兰与其妻子积威，有口难言，欲哭无泪，陷入狼狈之中。虽然，本作品写着仑最后因受到了奎抱的支援，能够还清债务。但由此也可以体现出头家随时随地的狡诈之心，威胁之行。

还有，在《灾难》中也描写了娘巴妮与乃沙依夫妇对农人乃沙愿设置的陷阱。

“我不是不深思细想，胡乱放贷，这次我有我的打算。乃沙愿有一间价值五六十万铢的小型火砵，典押在我们手上，只取去十万铢，肯定他会来购回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去。今天他家饲养六七十头猪——我也去看过了，真是条条肥壮，再多六十天便会条条长到一百公斤以上，就可以出卖，恰好此时他没有钱买猪粮，他们夫妇来求我，我也就趁这个机会把三万铢贷给他。不用签名做合约，届时猪子长大了，由我全权措理；全部由我卖，由我收钱。这样还不够，还叫他发支票作保。我这样双管齐下，又缚手又缚脚，把他们像粽子一般扎得紧紧的，一点动弹不得。” [1] (P377)

本作品体现头家为的是剥削农民的所有，其种种陷阱都是经过了深切的策划，展现了他们头家狡猾多深，因此善良的农民无法斗争，最后只有败于这些狼心狗行的头家的手中。

本作品还描写乃沙愿夫妇来向乃沙侬夫妇算数时，竟然发现其债务的十万铢，加上每月五千的利息，再加上五分利息，变成了十五万二千五百铢的大债。当然，贫穷的乃沙愿无法还清。他们两夫妇之所以便成一无所有，只好迁移异地。作品中写着乃沙愿向乃沙侬的对骂：

“还说不逼人！你是吸血僵尸，你是吃人精！你吃人连骨头也不吐！你吃了我的大祖屋，吃了我一猪，今天开始吃我的火砵！吃了我的火砵之后，我就变得一无所有了，届时我就会把我自己送上门来给你嚼，给你吃——我会取我的猪枪来，在你的家里，在你的面前自杀！我做鬼，也做你的看门鬼！做你家的守财鬼！” [2] (P381)

头家心肠到底恶毒、凶狠，采用了惨无人道的压榨的高利贷款，无情地逼得农民无路可走。变成一无所有的他们只得进城打工。这就是农人苦难的命运。

此外，还有不少作品描写了这些恶劣的头家居居于豪华的住宅，过着奢侈的生活，如《雨夜凶仇》村中大绅士乃良，《心血》乃沙侬夫妇，《巴塞河畔》的头家盛等。虽然《雨夜凶仇》与《心血》没有具体地描绘乃良及乃沙愿夫妇的住宅与生活如何豪华，只是在作品中直接述说他们都有华丽的洋楼、洋房，奢侈的生活。然而，《巴塞河畔》较为详细地体现头家盛豪华的住宅与奢侈的生活：

[1]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

[2]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

“头家盛的家在往市镇的中途，他是在这数年来收购土产和放高利贷致富的。屋的周围筑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屋旁的广场上停放着数量拖拉机和载货车等交通工具。每天，种园人为了卖土产、贷款或还款，从这屋里进进出出不知多少？” [1] (P29)

头家盛的豪华住所与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农民破落住所有多么天地之差。农民辛辛苦苦地工作，但他们连修补其破烂的住所，或者保留其占有的住所，也都难做到。但是，他们头家们却容易地夺走农人劳动的成果。他们头家的豪华住所与生活都践踏在农人的困苦之上。这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悲惨社会现实。

总之，泰华作家常在其农村题材小说中，描写头家如何千方百计剥削压迫农民，使他们失去田地，成为破产者。只有《心血》与《生活在东北线上》才得以圆满为结局。两部作品的农民人物幸运地逃脱这些狡诈头家们的陷阱。但是，他们以后能多久地摆脱头家们的魔掌，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四节 政治压迫

除了自然灾害与头家剥削迫使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苦难、贫穷之外，泰华农村题材小说还深刻地揭露官府欺压盘削农民的尖锐社会问题。这些作品有刘扬《黎明前》，邓澄南《巴塞河畔》，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巴尔《逃荒》、《沸腾大地》，饶公桥《人与狗》，林作明《雨夜凶仇》等。

官方的责任本是为人们群众服务，兢兢业业为人民的事业工作。但在许多泰华农村题材的小说里，官方不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相反他们却为狡诈的头家服务，为金钱服务，甚至显示人民要为我服务的态度，深恶地欺压盘削农民。

有的官方人员不但没有为人民服务，相反他们却为狠毒的头家服务，使用了其权力欺压农人们。如《巴塞河畔》描写着乃旺虽是当地村长，但因头家盛的财富在他之上，为了利益，常常互相来往，勾结和利用。本作品还写村长乃旺与头家盛互相勾结，想霸占乃趋的园地。头家盛欺骗乃趋签上了一万二千铢，由旺村合谋，还以其村长职位为头家盛作证。本作品又写当乃趋发怒而不顾一切地想和头家盛拼个死活。这时，旺村长忙从袋里拔出一柄短枪，枪口对准乃趋，面呈狰狞，眼露凶光。厉声叱着：“唉趋，如果你再敢跨前一部，我

[1]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就像杀狗一样把你射杀！” [1] (P32)。本作品反映政治官员不但不为受害的农人主持公道，还帮助欺压者欺压农人，在他们官员的眼里，农人就像是一只狗而已，毫无尊严，可以任由蹂躏、压迫。

还有的作品描写官方人员甘愿为黑心狠毒的头家压榨剥削农人们，如《逃荒》。本作品叙说：村长乃缴是村里的首富，平时欺压农人，放高利贷，鱼肉百姓。当乃玛因连年饥荒，家里无钱买粮，拿耕地田契来向乃缴抵押贷款时，乃缴为了压价，故意迟疑。最后，乃玛无可奈何地把祖传的耕地换回了一千铢。乃缴是公务员的代理人，人民群众遭遇着灾难，他应该是伸出援手的首人，但他却以农民之苦当为自己之便，压迫农民，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苦难、绝望。

《黎明前》也同样描写官方人们以势欺人的现象。唉塞是当地区长的儿子，唉塞与其爪牙党人，“常在当地为非作歹。他们有时偷来别人的鸡，当场饮酒吃肉，抽大麻，赌钱，乱哄哄地，大叫大嚷，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有收场。邻居们虽不堪其扰，但都惧怕唉塞的黑势力，敢怒而不敢言。”

[2] (P80)

本作品还描写道，伊登的姐姐被唉塞强奸后，“一连几天，案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母亲和姑姑到警署询问，答称正在缉拿疑犯，并要母亲到医院拿医生验伤证明，母亲到医院索取，医生却又推三阻四，显然，各关节处都被堵死，看看案件又将不会了了之。” [3] (P81)最后，伊登母亲只好去求索尼的父亲（伊登朋友的父亲）帮忙。但是，他们所得的仅仅是，区长愿意赔偿五千铢，了结此案。作品写道，打官司的事很麻烦，没有钱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要不是索尼的父亲代为出面，说不定连报案也没人受理呢！一件如此严重的刑事就如此这般的结束了。” [4] (P83)这就是现实的，是贫穷农村人们的痛苦现实。官官相护，联合起来欺压百姓。

作品还描写索尼父亲对伊登与其母亲说：“你要公道就得不到钱，要钱就得不到公道，弄不好，连钱连公道都得不到。” [5] (P83)这显示了在这种强者制的世界里，没有农民穷人的公道，只有官方有权人的我道，是多么不公平的现实，也是政治官方欺压农民反映。

[1]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3]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4]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5]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同样,《雨夜凶仇》也证明了这一点。乃实的妻子被当地富人乃良强奸,但官方却没有做任何措施。相反,乃实为了报仇,杀死了乃良。这时,“忙苦了衙门里的警官大人,既要为乃良验尸,要展开缉凶,真忙透啦。”^[1](P169)作品又写乃实被逮捕后,因为“杀害了黑势力头子,所以他的罪状加重了,他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了。”^[2](P170)因此铤而走险,是他们惟一得到公道的方法。

此外,饶公桥《人与狗》与巴尔《沸腾大地》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官方剥削欺压农民的现象。首先,这两部作品描写官方与农民群众的心理距离,写出农村人民对官员的敬畏态度。《人与狗》描绘亚明向区长甘銮的对话与行为:“阁下有什么事情要在下效劳?”亚明的语言动作一如通常老百姓遇到官老爷一模一样;恭恭敬敬地向甘銮行礼。^[3](P290)作品还描写亚明“把合十的双掌贴在额头,颈项弯下去,腰躯弯下去,尽可能的弯下去,把大腿和小腿靠拢得紧紧,并且做出软软缩缩差不多要跪下去的样子。”^[4](P295)同样,《沸腾大地》也类似地描绘着乃良“畏缩地向那些站着的人强着笑容,双手合十尊敬畏地说:“阿乃^[5]!沙越里!”然后蹲在地上不动。”^[6](P7)这些景象除了显现官方人员与农人们有多大的心里距离与地位差距,同时也体现出农人对官员的恐惧。

《人与狗》中,描写当地大官甘銮看中了乃亚明家里养的一条罕见的剑尾狗,虽然乃亚非常疼爱这只狗,但想到甘銮是当地手操生死大权的地方官,他十分地为难。作品中也描写甘銮为了占领这只狗向小农人进行恐吓:

“你有没有想过,一直以来,你平平安安做生意,你平平安安做园圃,是靠着什么神祇庇荫?”甘銮的话,无异一支长长的尖锐的钢刺插进亚明的心坎里,使他有严重的伤痛外,眼前还显现一连串恐怖的镜头……,好像听到医生诊断患上癌症的病人,在心底里只有一片灰暗、绝望、悲哀的感觉。^[7](P291)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 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4]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 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5] 阿乃: 爵爷。

[6]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7]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 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在这些官方的眼里，一只狗好像比农人有更多的价值，可以看出农人们有极其低落的地位。这除了揭示官方人员以势欺压百姓的罪行之外，还反映出人民对此无可奈何的苦难心声。

作品还体现甘銮与其侄儿乃亚难可以任意地闯入、破坏别人的家与田地，而农人却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如：乃亚难大模大样地走近亚明的房子，责骂乃亚明，而乃亚明与其家人敬畏地听着。本作品还描写：“园圃周边，那亚难所养的十多条大大小小的却任意放出来四出找食的猪，常常把辛苦所种的蔬菜果苗摧毁破坏……亚明以前所种的三十多株接枝榴莲树，也因为接二连三受到乃亚难的猪阵不断翻掘踩踏，虽然补种了多次，现在剩下的也不过五六株，搞到心灰意冷，已经把它放弃。大家都好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乃亚难是甘銮的侄儿，没有谁敢去和他讲道理^[1]。”^[2] (P293) 官方人员本负责保护人民生活与财产，但他们则为所欲为以势迫害农人的财产，蹂躏农人的感情，从而反映了官方人员以势欺人的黑暗现实，以及农人被欺压，被侮辱，被损害的残酷命运。

还有，作品也描写大官甘銮与乃亚空合谋地诈骗他们小农民。乃亚空要把红毛丹载送去出卖，虽乃亚明与其同事一百个不愿意，但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任由他行事，但销售的数目少去过半，致使他们农人不满意，团结起来去跟甘銮讲理。但是，甘銮却以告毁谤名誉之罪威胁农民。大官甘銮甚至从腰间拔出手枪，向园农们的身旁角落射去。此外，这些官方人员官官相护，联合欺压农人。农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去跟甘銮讲理，被甘銮狠狠地伤害，并被控告犯罪。当乃亚明与其同事被押到县署，要向长官解释并叙述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时，马上受到县署长官的禁阻，并无情地说：“现在我所要知道的，是甘銮的篱笆是不是你们弄坏的？简单的回答我。”^[3] (P296)，且严肃地说：“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多说。”^[4] (P297)。最后，乃亚明与其同事只好无奈地赔偿甘銮六百铢。作品藉此体现出他们官方人员仗势欺人的恶行。

《沸腾大地》也比较充分地体现政治人员践踏小农人的恶劣行为。本作品描绘着一群官方人员从县城来到莲花村说是视察民情，但其实是乘机来乡村作威作福的。“每到一个村落，便安宿在村长的家里，村长就必须张罗酒菜宴客，一来藉此阿谀献媚上司，二来乘机榨取乡民。”^[5] (P8) 果然不一会儿，村

[1] 讲道理：理论（潮州话）。

[2]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

[3]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

[4]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

[5]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长就来表示：“县里来的官员们，要查私酿，为了村里的人免遭检查，需要一笔钱宴请贵宾，所以村里的居民，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要报效一只母鸡宴客。”^[1](P10)本章第一节已说明莲花村因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穷不堪穷，苦不堪苦。村里乃良一家正在担忧无米可吃。他们哪有力量私酿。农村所养的鸡儿也是他们副业收获，以致应付急需。这全部村长本就清醒地认识到。本作品直接体现官员显示人民要为我服务，名义上要帮助人民，但其实是倚势凌人的恶劣行为。

然而，虽然乃良不愿意的也得送给他们，乃良感叹地想着：“如果得罪了村长，那么五口之家，不是要个个吊上钩子饿肚吗？”^[2](P10)这就是农人们无能为力，低贱微小的悲惨命运，在强大有力的控制下，他们经常能做的就只是逆来顺受，默默忍痛着。此外，村长还叫村里一些女子到宴会上服侍客人。在宴会上，警长乃沛讹以职位之便欺骗红花成妻。但当红花怀胎来找他时，他却以破坏人家名誉以及诬陷之罪，威胁他们送到猫笼。最后，以五百铢作为胎赏，一刀两断。由此，再次揭露官员的腐败以及不负责作为的深恶，反映出小农人幽怨无助的神态，让读者不得不为小农人义愤愤怒。

这些官人的罪恶不止于此。更恶劣残酷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降落莲花村无辜的农人头上。本作品描写村长与流氓虎九犯人串通勾当，常常偷窃、盗走农人的牛群，甚至奸杀村里女人玫瑰。村长因为其儿子看中了本村美女茉莉，强迫她嫁给其儿子。茉莉因为不甘心，与其爱人阿华私奔。村长穷凶极恶地伤害了茉莉父亲乃良与茉莉母亲娘绿。茉莉奶奶当面斥其恶行：“你呀！你这万恶不赦的村长！你放高利贷，占人田地，你养着地痞流氓为非作歹，盗牛抢窃，鱼肉乡民，弄得莲花村日无宁时，家家户户岌岌不安！”^[3](P133)村长因此打死了茉莉奶奶，并凶狠地威胁乃良“你典当给我的田地，现在已属于我了，除非你偿还我的贷款、利息，把茉莉送到我家来，那么一切可消弭”，且无耻地向乃良道：“你的母亲是自愿寻死的，与我无关！”^[4](P134)。作品描写了村庄凄凉景象，表达出被蹂躏农民的悲哀，并对残酷的掌权者提出无言的谴责。

总之，泰华农村题材小说淋漓而深刻地揭露了在农村社会中政治官员任意欺压、剥削、蹂躏、损害农民，使他们面临绝境。

[1]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4]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第五节 女权缺失

从古至今，泰国社会是个男权主义之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家庭领域中，女性的地位均低于男性。女性在这种社会里，只好扮好妻子与好母亲的角色。在泰国农村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更是如此，不管在政治、家庭领域上，她们只好做个无声的边缘人。女性在泰国农村社会的贬低，读者可以从不少泰华农民题材小说描写中体会到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在大多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没有正面地描绘女性在泰国农村社会的低贱地位。然而，读者可以从大多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感觉到女性在此社会里地位之低贱。在大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里都难于描写女性在此社会的场面。有的作家甚至没有在其小说提及女性在农村社会的存在性，仿佛她们在本社会里并没有存在，如：刘扬《阿叔》，陈博文《咆哮森林》，毛草《世界无恨》等。有一些小说偶尔会提起女性在农村社会里务农、做菜、生男育女、照顾丈夫儿女等小小家庭杂务的现象，但这些作品只是随便描写此事，并没有加以重视，如：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林文辉《金银树》等。

然而，在家庭领域方面，不少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都有意无意地表明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男性，而女性在家庭领域方面都被置于难于插手的地位。而对于本社会政治领域中，女性更是总被摆在可有可无的地位。

在家庭领域方面，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都体现由男性主管，家里的主要事务都由男性决定、裁判、管理，家中所有权威都归于男性，女性则被摆在背后。如：刘扬《心血》描写仑自己决定把病重牛儿目莉分期付款卖来，没有先前跟其老伴商量；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中描述乃宋先前把自己四莱田地抵押给何老板，没有跟自己的妻子商量；林文辉《金银树》描绘林忠要把家里胶园翻种时，也没有先前跟其母亲讨论过，而是由他一个人下定心，等等。由此可见，在家庭领域上，尤其重要事物，所有权利都保留给男性，所有事情都由男性掌握、带领、裁判等，且把女性排斥于外，没有保留给女性任何权力的余地。

巴尔《逃荒》描写的娘绿代表着泰国农村女性的生活情况：

“她自从嫁到这个家以后，一切听凭丈夫主宰家务，她像泰国东北部傜族妇女一样，只是生男育女、挑水做饭、采桑养蚕、纺丝织布，对于家务从不过

问，两年来尝尽了生活的苦辣，她一直挺着，毫无怨言的照顾着丈夫、孩子们。” [1] (P14)

这些作品所描写，尤其巴尔《逃荒》，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女性在农村社会家庭领域上只能扮演着沉默的角色，在农村社会里，女子被要求的，就是看管家庭各种杂物，稻作农耕，生育男女，听顺丈夫，在遇到失意，陷入困境的情形时，所能做的，就是逆来顺受，显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除此之外，刘扬《黎明前》与《穷人》都体现出女性人物只在在男人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掌握着带领家庭的任务。《黎明前》里描写伊登的母亲之所以担任着带领家庭的任务，则是因为其丈夫，只管喝酒、打赌，没管任何家务。《穷人》里也描写一位妇女因丈夫重伤而卧床，致使她突然担任着带领家庭的任务。这两部作品皆体现除非在男性顾不得已的情况下，女性才可以在家庭领域方面有着落脚点，进一步反映出女性在农村社会向来被置于次等地位，低于男性的社会现象。

唯一正面地体现农村社会里妇女地位贬低问题的作品，乃是刘扬《黎明前》。在《黎明前》中，作者以“伊登母亲”的描写，代表了泰国农村社会女性们的软弱性格，体现泰国农村社会里女性向来被作弄，而且也甘愿被作弄的社会现象。

作品描绘伊登母亲的软弱，逆来顺受，处处迁就父亲的表现。伊登的母亲常常无故地受无理的酒鬼丈夫打皱，但伊登的母亲所做的，“只会哭泣，挨了打，连自卫也不敢” [2] (P75)。在家中便饭，吃得最少就是母亲，而吃得最多则是父亲。母亲和伊登所劳累挣来的极有限食物，往往都是填了父亲的肚皮，而他们两人只能靠劣等食物添饿，以及只好闷头不吭声。这些场面的表现都反映女性在农村社会被压迫在男性主义观念，任凭男性压迫与践踏，而不敢加以任何反抗，只好默默的忍受，从而体现软弱女性在强制男性的制度下，当任着无辜的受害者，饱受着折磨与压迫的一种社会问题。

虽然，伊登的母亲是家庭收入的来源，丈夫一旦离开她，将一无所有。但她从来却不肯跟其丈夫展开斗争，默默和他生活，忍受着其坏脾气，恶劣性格了十多二十年，从不想离开他。这表明女性在这种社会里虽然有其他选择，但她们却还自愿当任受弄者，宁愿忍受着男性蹂躏，更为明显地反映出

[1]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男性主义之根在本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农村女性生活在这个禁锢里，永远将生命放在男性手中，没有勇气地去追求自己自由与幸福。

本小说还写着母亲年轻时，受到父亲的强迫，载回家里加以禁锢。“母亲满肚委屈，本想向舅父哭诉，以为一定可以得到舅父的同情，代为主持公道。谁知一见面就遭到舅父的掴打，责骂....” [1] (P76)

虽然这里女性是受弄者，但她却遭受着人们的责骂，反而男性是施害者，却没有受任何责怪。由此可见，在男权制社会里，关于性的方面，虽然女性是受害者，受到了男性的强迫，但人们却责备女性，认为是女性不保守的错，女性必要负责自己的性，因此本作品的伊登母亲才深受舅父的责骂。相反，男性却不必要负责任何自己的性行为，男性的各种性行为被视为通常事，因此本作品的伊登父亲才没有受任何责骂。这反映了男权制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现象。

在政治领域方面，“整个泰国社会是以男性的劳动力为召徼的基础，以便从事公共事业利益。所以，只有男性一方成为管理者，而女性则无能参与管理方面。” [2] (P3) 从许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可以看出农村女性的政治地位更低，她们消失于男性统治的世界。

诸多泰华农村题材小说皆表现农村社会里所有的领袖者，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都由男性人物担任，如《生活在东北线上》有乃良，《咆哮森林》有乃攻，《大地之变》有仓全等小说，而所有的村庄事务，也都由男性掌握，没有一部泰华农村题材小说描写女性人物在本社会中担任领袖者，或者看管村庄任何事务，她们连在村庄社会政治方面扮演为小小帮助者、小小发言者等小小角色的描写也都没有。由此，可以反映出女性在泰国农村政治方面是完全被否定的，没有她们可落脚的地方，表示男性占领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一种社会问题。

第六节 教育落后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占总人口大部分的农人始终是泰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要素，因此其教育水平对泰国的前途和未来有着非常大的重要性。然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Iansriwong, Niti. Women's Statu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Gender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而，实际上，乡村教育状况却极其落后，农村人们因为缺少教育机会，缺乏文具，农村教育系统根本没有发挥作用，这成为泰国社会尤为突出的问题。

写乡村社会的泰华作家，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或多或少在其作品中反映出泰国农村社会教育的落后状况及其原因，如刘扬《黎明前》，林文辉《赤贫儿女》、《金银树》，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投入明亮的光辉里》，陈博文《咆哮森林》，梦凌《乡村的夜晚》，邓澄南《巴塞河畔》等。

从不少泰华农村题材小说的直接体现，读者易于看出农村人们的教育状态极其凋敝，大多农村人民都缺乏合适的教育培养。有不少小说所描写的乡村人物的教育培养大都不超过小学，如：《黎明前》中伊登的母亲只读完小学四年级；《赤贫儿女》中阿本的哥哥姐姐也只读完小学四年级，而阿本也没比其哥哥姐姐好得多，只是小学毕业而已。有的作品还体现乡村人们教育的极其落后状况，有的农民甚至没进过学校，如《金银树》中描写林忠和两个妹妹都没有上过学。从这些小说所反映，读者可以看得见农村社会教育的极其凋敝状况，泰国的基础教育定为中学毕业，但他们农村人民有的甚至没上过学，是泰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还有，许多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农民的教育程度，但多涉及乡人的文盲现象。如：《咆哮森林》中的乃攻，《乡村夜晚》的一位妇女，《巴塞河畔》的乃趋等小说，全都不是不识字，就是识字不多。由此，明显地表示他们都没有受过高级教育，甚至可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其中的一些作品亦描写乡村人们不懂书、不识字的辛苦，以致上了坏人的当，或者引来了生命的悲剧。《乡村夜晚》描述一位妇女因不识字而读不懂其丈夫寄来的信，常常向老住持请教，引起别人的疑惑，导致其生命的悲剧。《巴塞河畔》亦描绘乃趋因不识字，而受到了头家的骗局，他向头家借来二千株，但头家却在贷款单上写着一万二千铢的债，不识字的乃趋无故地在单上签了一生无法偿还的大债。这些作品一方面体现了乡村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显示教育落后还带给他们农村人们一种不良的结果。

此外，这些作品也都描写农村人们因为家庭的贫穷与生活的需要，而迫使他们无法读书，或者无法继续升学。《金银树》中描述，林忠因家穷，以致父母没法供学儿女。《投入明亮的光辉里》中也写着：“华华小学全体老师在各自的住家附近招生，招到的大多是家庭贫寒的小孩子，他们生活困难，要求学

校当局可否帮助服装与文具？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就会把子女送来。” [1] (P28) 本作品反映了农村家庭因家里贫寒，无法供给小孩子必要的文具及服装，以致小孩子不可能入学。如果华华学校的老师们没有提供给他们服装与文具，那么农村小孩子一定没机会入学。这两部作品都展现农村家庭因自家贫穷，所以无法供学小孩子，是产生农村社会教育落后的因素之一。

虽然金钱的问题已解决了，但农村人们可以真正地进学校学习吗？《黎明前》与《赤贫儿女》都已经给予这个问题一个正确而令人悲伤的答案。《黎明前》描写，伊登母亲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就没有能力继续升学，要帮助自家售卖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赤贫儿女》也类似地描绘，阿本的哥哥姐姐才读完波四（小学四年），就出来帮着爸爸工作，而阿本小学毕业后，也同样出来帮助家人作农。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已表示农村家庭的生产力都来自自家家人，农村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需为家庭工作、从事农务。因此，虽然金钱问题已解决了，但生活需要依旧，使他们无法上学。这两部作品都体现农民人们因生活的需要，必须为家庭工作、挣钱，挡住了他们前进的教育。

然而，泰国农村教育落后的状态，不仅是因为农村家庭的问题，而也是因为教育系统的问题。毛草《投入明亮的光辉里》展现了泰国农村社会教育系统的差劲状态，导致了农村教育落后状态的种种问题。

首先，本小说先描写农村教育系统缺乏了合适的学校。本小说的开头写着：

“学校大门深锁，栋旧的板壁沾满了灰尘，整个校舍既栋旧又残破，看来是从来没有修正过的。” [2] (P20)

这里，作者以华华小学代表了农村小学的大致状态，乃是又陈旧又残破，作家在本小说中不留情地把学校的状态比成“好像一间牛栏” [3] (P20)，由此可以体现出农村学校的状态非常不恰当，不齐备，难于促进教学教育，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农村学校的差劲状态抱着不满的感情。

同时，本作品也表示农村教育人员素质不充足的现象。本作品描写刚来的华校长一见到学校，就有点灰心了，心里浮现了无限的疑惑，无限的担忧。他想：“要是长此下去，前途只有一片黑暗，一片悲观。” [4] (P21) 而他的太太一见到学校，不禁抱怨地道：“你怎么选了一间这样的学校？要教书也该找了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一间差不多的。”^[1](P21)作者再次以华校长与其太太的感情代表了乡村教育人的感情与思想，他们都不想，不愿意呆在这么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工作，认为在这里教书一定没前途。作者以此先暗示读者，如果教育者有这样的感情与思想，试想，教育结果会怎么样？当然绝对不会很好的。

果然，作品写道：校内的老师“精神颓丧的样子，无精打采，不冷不热地，不管学生的课业如何，只顾大团儿说大话，……”^[2](P21-22)由此可见教育人因不想呆在乡村教书，从而产生教育人不安心教学，不乐于教学的情况，这是本作品所反映的教育人员素质不充足的一种问题，同时也表示了导致农村教育落后的因素之一。

作品还体现不恰当的学校行政的问题。华校长在校董会议上提出改良办法之时，校董主席却张开五个手指，请华校长“住嘴”。这反映了学校行政对学校状况的不关心状态，阻碍了教师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再次体现出导致农村教育落后的社会问题。

还有，本作品亦展现政府关于教育的支援还没有分散到这些偏僻落后的农村。本作品描写华华学校的老师们以善良之心，各自赠送农村贫穷的学生们两套服装与文具。这种责任不应该是教师们的，而是政府的，由此可以反映出政府的支援尚未分发到这些偏僻落后的农村。

有的作家以担忧之情，在作品中表示教育对农村的前途有多大的重要性。《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中描写我的父母尽力地要供学儿女，认为教育“关系他们的前途，及终身幸福，穷困的苦可以忍耐，没有知识的苦才是不可言喻的痛苦。”^[3](P33)这表示作家想要促进农村教育的思想与感情。由于《赤贫儿女》的农村人物的教育程度比较低，他们之所以外出打工时，男的只能做些廉价的劳动力，如扛葱头，挑草席木椅，女的只能做妓女。农民因没有知识，看不到生活的前途。

总之，虽然大都泰华农民题材小说没有以农村教育落后为作品的中心内容，只有毛草《投入明亮的光辉里》才以农村教育落后为作品的中心思想，但由这些小说的表现，读者都可以体会到乡村教育落后状态之严重，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结语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从本章所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少泰华农民小说都深刻地展现出农村社会早期的问题与丑恶。这些小说均体现了农民生活上多么困苦、悲惨，农人们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但他们连生活上所需要以养活的简单饮食、住所、衣服、医药也都匮乏不堪。这些小说均展示农人们在本社会里遭际着种种虐待与压迫。因此，我们常常在此类小说看见，农人们一年又一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力，狠狠地夺走农人们的生命，财物与劳累，使他们日益贫穷，日益困难。同时，一些泰华农民小说还常常反映农人们更遭遇狡猾的头家们的欺压，描写头家们一个个的阴谋诡计如何无情地迫使农人们迫近绝路。另外，一些此类小说还描写农人们还遭到政治人员的压迫，展现出政治官方如何残酷地以权力欺压鱼肉农人，从贫穷的农人身上讨便宜。而这些都是导致农人生活日益困苦、贫穷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进一步地反映出农村社会里妇女扣押和教育落后的问题。一些小说描写了妇女在农村社会被摆于次等，低于男性的地位，体现了农村社会妇女贬低地位的问题。还有一些作品揭示出农人们因各种需求，致使他们无法得到适当的教育培养，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在体现了农村社会教育落后的病态。

从这些小说提供了直接的农村问题的表现，我们不难于发现农村社会是一个长久充满问题的社会，并意识到泰华农民题材作家对贫苦的农民的同情，为农民呼吁，唤起社会的良知与重视。